



眷村水交社

阿姊(A-tsi)小學二年的時陣參加鹽埕區畫圖比賽，得著國小低年級的冠軍，過無到兩冬阿姊就定定(tiānn-tiānn)佇這個眷村——水交社行踏。

阿姊參加舊社區畫圖比賽得獎了後，就hông送到眷村「郝老師」個兜學畫圖。「郝老師」是阿爸做兵時空軍的輔導長，退伍了後佇厝裡開一間畫圖的「補習班」，伊kan-tann收眷村內底真巧的囡仔做學生，長官看佇過去佢阿爸的交情上，收阿姊這個學生做徒弟。阿爸就共巧巧的阿姊一個人送去煙腸、臘肉、充滿麻雀聲佢出个尸口、个个的世界。

「郝老師」個兜佢阿姊個兜佇全區無全里的所在，攞算是府城較偏僻、外圍的「荒涼之地」——倚佇白sih-sat的鹽埕北片的老社區、墓仔埔、殯儀館、眷村，閣有飛行機場，攞相親相愛倚佇這個無人管的所在。就地理位置來講，眷村佢阿姊個兜是厝邊，毋過雙方代表完全無全的生活方式佢文化背景。

阿姊逐禮拜三佢拜六下課了，就共達新牌的冊摺仔phiann佇厝裡，將畫圖工具的袋仔tshuah-tshuah摺咧，騎上「mini」的跔踏車，「pháh-tah pháh-tah」uì鹽埕社區幹來幹去的巷子內tsông出去，騎上北極殿彼條九十度半圓箍仔的tiám-á-ka路，經過天后宮的榕仔樹跔，看著添義伯佇the椅頂nah涼，阿姊向國小頭前的陸橋騎去，幹一个彎閣正幹，順著闊闊的大路直騎就會使到眷村ah。對細漢的阿姊來講，這是一條無算長嘛無算短的路程。

今仔日，拜六，阿姊下晡兩點愛去學畫圖，伊趕緊共中晝食tshun的水果皮、魚刺佢phun送去阿母的雞寮，順繼用水共雞寮清清咧，閣共兩隻咧相爭食醋的雞公隔開，免予個相咬冤家。所有雜務的代誌攞處理了後，阿姊hānn上黃色的鐵馬，lih-leh叫的出發。害looh！tit欲袂赴ah！阿姊那想，那騎那緊，共尻川夯予懸懸，身體向頭前tshu，就若親像跔踏車選手咧比賽趕場按呢。

騎過連做伙、矮矮的四合院，閃過路裡咧耍的囡仔，阿姊共車頭夯懸、大力tòng佇雜草密密的空地，向對角線的小路直直騎，鐵馬「khuáh-láh」tòng佇紅毛塗(thôo)的頂面，阿姊衝入去新都路五府千歲狹狹的大埕，躉(séh)過千歲埕邊仔的大kha金爐。

這時，tsông出一个人影，阿姊驚甲袂赴擋車，跔一軟鐵馬tshuah去，就按呢摔倒佇塗(thôo)跔。阿姊lòng一下頭昏昏腦鈍鈍，一時無法度講話，等頭gông了，想欲共跔踏車sak開，煞無法度。

「你是欲趕去閻羅殿，是無？遮爾趕死！你看，我的跔流血ah！」阿姊一聽就知影是愛嬌咧共人罵，就按呢隨在伊大聲jiáng細聲叫。

「好ah啦，莫閣叫ah！緊幫我鬥giú，鐵馬足重的neh！」阿姊sai-nai咧講。

「足衰的，早若知就聽阮老爸的警告，五府千歲足靈聖的，講我今仔日會予細台鐵馬lòng著，真正準準準會食糕仔。」愛嬌縛兩支頭髮尾，目睷tián大大luí，喙翹甲懸懸懸，真無歡喜。阿姊看著愛嬌的面，擋袂牢加看伊幾擺。

愛嬌目眉中有一種獨有的特質，幼幼彎彎的目眉恰真深的雙層目睷sùn，鼻仔恰芭比仔仔全款細閣tok鼻，恰白phau-phau的皮膚比起來，彼个紅閣飽水的雙唇，有時阿姊攏會忍袂牢想欲去偷摸，看敢是愛嬌偷點胭脂。

這má愛嬌翹喙、受氣、目頭結規丸，無欲講話。

阿姊目睷bui-bui uì下跤看到頂面，khók-khók看愛嬌的tok鼻，竟然有一種心滿意足的感覺。若是共這對目眉畫佇紙頂，應該是一个真好的主題。

Tshiah查某咧罵人的時陣，毋管按怎嬌攏烏有去ah。

「你是死iā未？莫共恁祖媽假死，緊家己起來。我的手受傷無氣力共你giú。」愛嬌看阿姊規个人慧神慧神、攏無動無靜，又閣是一陣姦嬌。

『喔，老師說不可以罵髒話，不然要罰站、掛狗牌喔。』阿姊輕聲共愛嬌警告。

「我lí-leh較好，憑啥物處罰我，喙是我的，我欲講啥就講啥，恁祖媽無彼个美國時間！罰倚就罰倚，嘛袂減一塊肉，我偏偏欲講垃圾話。」愛嬌使性地共頭越過，兩支頭髮尾就按呢亂飛，tshāi破爛的態度差不多就按呢。敢講別人糟蹋咱的母語，咱家己嘛來誤會、phì-siunn家己的爸母話？

「我欲來走ah，我上課tit欲袂赴ah。」阿姊款款咧就欲走，看愛嬌使性地就無想欲tshap伊。

「你閣欲去老芋仔遐畫圖？共你講足濟擺ah，莫閣去ah，彼寡外省豬毋是人，kantann會曉欺負古意人。」愛嬌講話若大人的口氣：「啥物講話『要捲舌』，恁祖媽就是『捲不起來』，予人笑足袂爽的。連講台語嘛愛罰一箍，真正欺負人……」

阿姊嘛真無奈，講：「我嘛捌繳過錢，心足疼的neh。『不過』，你後擺莫閣佇學校講台語就好ah，『陳老師也是為我們好』。」

「你這個走狗，飼烏鼠咬布袋！你好膽以後攏講國語，上好莫恰我講話，明仔暗廟口搬布袋戲，你嘛莫來，你若來看戲就是畜牲。」愛嬌氣甲面紅kòng-kòng——實在袂得通忍，我哪會遮衰咧。愛嬌共頭髮尾hiù一下，就大步行向五府千歲遐入去。

阿姊全款慧慧倚佇遐，過一下仔，攏無振無動。為啥物愛嬌遮受氣，眷村裡的人嘛真善良啊，若是會使帶愛嬌做伙去畫圖，無的確愛嬌就袂按呢討厭外省人ah，「郝老師」恰逐家全款是人，敢毋是咧？敢講講國語就是歹人？

阿姊就算講頭殼想破嘛是無法度理解，無奈只好強迫家己共愛嬌千斤萬斤的怨恨擔起來。這時，畫圖對阿姊來講敢若無遮重要ah。

歇睷有夠ah，阿姊共鐵馬giú予直繼續上路。欲行進前，伊越頭偷看兩支頭髮尾bih佇霧茫茫的神明桌頭前，愛嬌個老爸定定佇遐顧廟。阿姊向伊iat手行禮，共車頭翹(séh)向大kha金爐邊的細條巷仔，騎上紅磚仔的大路，也騎過有電動仔的籤仔店，店內的老阿嬤掛一支老人目鏡咧算錢，早就知影老阿媽耳空重，阿姊猶是大聲喝講「bye bye」。其實阿姊是喝予愛嬌聽的，伊知影愛嬌一定有聽著。伊希望愛嬌莫閣受氣，明仔日會使做伙看戲；東南派恰西北派嘛有和好的一工。

閃過大成路地主個兜的透天厝，邊仔就是會使行到眷村的tiám-á-ka路，阿姊共家己講，以後閣較趕，嘛袂使行近路。

熱人的下晡，眷村有一種燒熱的感覺，棋盤式規劃閣整齊的tiám-á-ka路、khōng-ku-lí的巷仔，兩引一棟接一棟真特別的別莊，一个接一个的紅門板，永遠攏親像整齊排列的衛兵咧迎接uì遠遠來的過路人客。

懸懸的椰子樹倚(khiā)佇路邊，親像閱兵相siāng有精神；日頭白花花落佇厝尾頂，落佇簾簷跋、花圃，爬過圍牆仔邊，uì四界的玻璃窗仔射出五彩繽紛的光影，將每一戶的門前裝甲金光閃閃，若像「穿金戴銀」的好額人。

阿爸講眷村嘛有階級的差別，「郝伯伯」、「好老師」的厝就佇將軍、上校彼區。南北兩引，閣有市場邊攏是較下(ē)層阿兵哥的厝，彼是阿姊較生分的所在。

阿姊無時間閣繼續欣賞風景，緊giú手檔仔，跳落車，sak開其中一戶大紅門，共跔踏車牽到前埕的龍柏樹頭前，這是阿姊個人的停車位，因為做伙學畫圖的囡仔攏住佇眷村，kan-tann阿姊是舊社區的人，一定愛騎鐵馬來上課。

每禮拜兩擺的畫圖課，阿姊攏真認真、慎重來參與，定定攏會提早五分鐘到，將上課需要的物件先tshuân好勢，色盤閣洗一擺、色料向頂面擠、水彩筆搵澹(ùn-tâm)咧等，了後就真有pān勢坐佇畫架仔頭前，共已經囡予伊正的畫板閣做一寡調整，落尾就uì無仝的角度來看頂擺無畫了的圖。

畫圖課通常愛上三點鐘，中央歇睏十五分鐘，這時「郝師母」總是笑咪咪的phāng點心恰飲料出來分予大家，這閣是一个歡喜的時段。這無親像細漢去天主教幼稚園遐愛唱聖歌、祈禱、奉主之名全部感謝了才會使食，毋過阿姊猶是先佇心肝頭恬恬祈禱一下，才食物件。其實，阿姊嘛毋知欲感謝啥人，是欲感謝天父上帝、主耶穌閣有聖靈，抑是感謝在地所有四方神明？

阿姊真恰意「郝師母」，因為伊攏是微微仔笑，這種笑神中有一種慈祥的感覺，這恰伊小可福相的身材相仝，總是予阿姊想著幫tsān人趁大錢的彌勒佛。

「郝師母」總是恬恬做，無講話，攏是笑笑接待人，嘛無定定出現佇畫室，kan-tann分四秀仔的時陣才會出現，分了就恬恬離開。阿姊兩冬前拄到遮學畫圖的時，有一tsām仔閣掠準「郝師母」是臭耳聾。

若是餅有tshun，「郝師母」會另外加予阿姊一寡。「郝師母」的後生阿文定定sai-nai抗議：「姆姨、姆姨，我還要點心，不公平啦。」阿姊家己若有tshun的餅，嘛會順繼提一寡予枵鬼的阿文。

有一工，阿姊好奇問阿文：「為啥物你攏叫『郝師母』『姆姨』？」阿文講：「是『郝老師』要我這樣叫的，因為大娘留在老家沒一起過來。」

阿姊感覺阿文的講法真奇怪。逐家攏叫家己親生老母「媽媽」抑是「阿母」？佇阮兜是按呢，《星星知我心》這齣戲嘛是按呢演的？

無論怎樣，阿姊猶是真恰意「郝師母」，因為伊恰阿母無仝，溫柔閣良善、微微仔笑接待人，無像阿母總是目頭結規球，若像逐家攏欠伊錢仝款，講話閣超級大聲，特別是咧罵阿姊的時陣，親像吊佇天后宮簾簷壁頂的大聲公，講甲仝四界厝邊頭尾攏知。今仔日阿母出門前又閣大聲共阿姊恐嚇：厝裡的代誌無做，以後就莫閣去畫圖ah！

阿姊因為傷大力tsàm跤踏車，閣加上南部下晡日頭遮大，阿姊予日頭曝甲險險無昏去。

阿姊總算停好鐵馬，tshóng-tshóng pōng-pōng kuānn袋仔就向內底衝，挂好tīng著阿文咧舐李仔攞(tshiám)，歡歡喜喜uì大廳行出來，兩個人就按呢lòng做伙。阿文喙裡閣含著李仔攞，等確認無落去任何一片紅糖殼了後，慣勢sak一下目鏡，翹喙講：「嚇我一跳！」阿姊無等伊講話就tsōng入去畫室ah。

畫室就佇門埕的正井，大約是七片榻榻米的大小，小間房間已經園好五个畫架仔。阿姊sak開網仔門，一粒一粒細細粒的頭殼對畫架仔後面伸出來，直直看tshóng-pōng的阿姊。

阿姊調整好喘氣了後，跤手猛liah閃去角仔邊的畫架仔頭前，真細膩的將水彩筆、色料園好，將塑膠水桶歛(pún)氣，家已提去水台邊接水。這段時間「郝老師」一直攏無笑，穩穩坐踎烏枋頭前，慢慢仔調整伊家己的畫架仔，學生攏靜靜等待，房間內kan-tann有氣窗抽風嗡嗡叫的聲叫袂停。

等阿姊準備好坐轉去畫架仔後壁，「郝老師」就對逐家講：「小朋友，來，再跟大家複習剛剛教的畫法，要仔細聽好喔。」

「郝老師」就躡過身提粉筆起來，佇烏枋頂面畫出風景圖，詳細講解遠俗近構圖的重要性、色水調和的要領、線條分割畫面的規則。

阿姊斟酌聽，雖然「郝老師」講話有真重的口音予伊聽甲霧sah-sah，毋過看圖講故事、想故事，對阿姊來講攏無問題。「郝老師」捌共阿爸講過，阿姊的聯想力俗理解力袂稔，希望予阿姊繼續畫圖通好開發伊的創造力，阿爸雖然無啥了解毋過猶是尊重長官的建議，就算講阿母對學費真有意見，阿爸猶是予阿姊去眷村學畫圖。

「郝老師」透過粉筆解釋，將今仔日課程的重點教予學生，阿姊就親像接受電波按呢全部接收，用家己的理解力一項一項共消化，了後才存佇頭殼內底。原來，「郝老師」透過粉筆咧解釋：「寫實」的重要性。總講一句話：畫啥物著愛成啥物。

阿姊共新的「雄獅不透明水彩」盒仔提起來，這是三年仔參加海報比賽得到第三名的獎品，阿姊是彼當時的美術組長，所以愛做代表上台去領獎。上台領獎彼工，阿姊感覺真ngāi-giòh，自頭到尾攏共頭àn低低，毋敢擡頭起來，因為全校老師俗學生幾百人的眼光會予阿姊有一種「罪惡感」。

佗位來的罪惡感咧？啥人知影。

所以，當阿姊予校長叫上台的時，雖然導師有事先共伊通知，毋過伊iáu-sī予校長透過mài-khuh發出奇怪的聲音驚著。彼是一種無「寫實」的感覺。

阿姊實在真驚mài-khuh的聲音。佇伊的「禁忌」當中，大聲講話是無符合規定的一種行為。Mài-khuh將聲音放送出去，閣較按怎溫柔的聲音透過金屬製閣圓圓的一支槌仔傳出去，kan-tann tshun真響的噪音俗無注意的喘氣聲，是按怎才有法度共講話聲俗講話的人聯想做伙咧？伊閣較無法度了解彼支mài-khuh有啥物好處，哪會有人硬死欲霸佔閣無愛放手！

予阿姊感覺ngāi-giòh的是彼个吵死人的聲，叫逐家愛拍phók仔。佇台仔頂領獎的一排學生全部攏歡喜甲欲飛上天，kan-tann阿姊滿臉紅kòng-kòng、頭lê-lê，俗身軀邊頭擡懸懸的囡仔成做強烈的對比。

阿姊真歡喜。阿姊實在真歡喜，因為伊畫的海報得到肯定，只是佇遮爾鬧熱的頒獎典禮中，阿姊刁工共得獎歡喜的心情teh落來，除了驚傷過頭歡喜會予雷公kòng以外，伊家己嘛無願意待佇逐家的面頭前予人看，伊共家己講：莫傷過展風神較好，莫傷過展風神較好……。阿姊堅信，佇世間若是歡喜過頭，一定會有歹物咧等待機會出頭，掖落(iā-lòh)不幸的氣氛使人痛苦。這就是世間「不寫實」的規則。

就是這種驚快樂過頭會產生悲傷的心態，予阿姊為著彼盒水彩，喙齒根咬咧，勉強忍耐，毋過內心的歡喜閣是無法度否認的，這就是「暗爽閣驚著內傷」的心情。

阿文食了李仔攞(tshiám)，搖頭hàinn手，刁(tiau)故意全跲全手行入去畫室，囡仔看到伊攞「phut」一聲笑出來，阿姊因為閣咧回想老師講「寫實」的內容，並無任何反應。

「阿文！快回座位！」「郝老師」原底就罕得笑，這má閣大聲喝，就算講聲音無大，嘛已經予皮皮的阿文收起笑容，趕緊坐轉去。

阿文趁「郝老師」ànn頭去擠色料的時陣，向「郝老師」的禿頭做鬼仔面。坐佇邊仔的阿姊看著，這時才笑出來。

「郝老師」激一个面，看著阿姊，阿姊緊共喙合起來bih去畫具後壁。阿姊感覺，「郝老師」的聲比mài-khuh閣較恐怖。佇學校，老師愛用mài-khuh大聲喝，囡仔才會乖乖tuē咧做運動，毋過「郝老師」根本免用mài-khuh就會使共眾人嚇驚著。

「阿姊，今兒个怎麼這麼地匆忙？」阿文越頭細聲共阿姊問。

「噓，小聲點。不要被你爸聽到，不然等會兒他又要罵你了。」阿姊忍咧，等「郝老師」行出去，才細聲向阿文的耳空邊講。

「幹麻怕那个『老頭兒』呀，他就只會對每个人擺臭臉。」阿文受氣閣哀怨細聲講。阿姊無了解為啥物阿文對「郝老師」遮爾怨恨。

「妳的手腕怎麼啦？」阿文抽一張衛生紙，好心提予阿姊拭。

「無啥啦，剛剛為了抄捷徑不小心『犁田』(lê-tshân)。」阿姊看著已經無流血的傷口，細聲講。

「什麼是『犁田』(lê-tshân)呀？這是哪一國的話咧？我怎麼沒聽過！」阿文一時歡喜欲愛阿姊解釋予伊聽。

阿姊嘛感覺真趣味，是按怎阿文對「犁田」(lê-tshân)這個詞遮爾有興趣。

「『犁田』(lê-tshân)是台語，騎車不小心向前滑倒，就叫『犁田』(lê-tshân)。」

「那我打棒球滑壘呢？也是『犁田』(lê-tshân)？！」阿文暢甲大聲講。

「Hê？我不太確定咧，我不知道這兩種『犁(lê)』是不是一樣。」

「一樣的，絕對是一樣的。」阿文親像發現新大陸按呢共雙手lùt來lùt去，閣加上伊掛的彼个近視的大目鏡，若像一隻真巧的胡蠅(hôo-sîn)。

「就像我滑回本壘時，就『犁』(lê)得很『慘』(tshàn)，所以叫『壘慘』。我瞭解了！」阿文雄雄倚起來歡喜向外口行，真拄好「郝老師」行入來。

「阿文，你畫完了嗎？幹麻這麼高興。」

「哈，我剛剛學到一句台語喔，就叫『壘慘』。我要去跟姆姨說。」

「郝老師」面色一陣烏一陣紅，大手「suáh」一聲，向阿文正片面大力拍過去。阿姊kan-tann看著阿文的目鏡飛到遠遠的所在，落佇thôo跤，目鏡仁pit開ah。

『誰叫你學台語了？！』

阿文慇慇倚佇遐，因為尻脊駢向阿姊，所以毋知伊有吼無，毋過阿姊已經驚甲目屎直直流，毋知欲按怎才好。

「為什麼不能學台語？」阿文毋知佗位來的勇氣，竟然對「郝老師」phng-phng吼。

「你知道班上同學都在我背後罵『外省豬』嗎？就因為我不會講台語。只要有同學被罰一圓，他們都拿我『算帳』。」

阿文激動甲拳母頭攏擡起來，毋過「郝老師」猶原真受氣咧共伊gîn。

「為什麼禁止姆姨教我台語，我想跟姆姨講台語呀……」

「郝老師」面閣反紅，閣共伊掄一擺喙phué，毋過予阿文閃過。「郝老師」就提掃帚欲拍阿文。

「郝師母」衝入來，用身體保護阿文。「你素發哄了 (ni-su-hua-hong-lo) 嗎？阿文到底做了什麼事讓你這麼生氣，非打死他不可的樣子？」

「郝老師」雖然停落來，毋過氣甲共掃帚at予伊斷。這時，班上已經有幾若个囡仔吼起來ah。

「阿文，你要去哪裡？」阿文liòng開「郝師母」的保護，掠狂的眼神共「郝師母」gîn:『姆姨，我討厭妳！』

佇阿姊的印象中，彌勒佛歡喜、安樂的形象就按呢離開「郝師母」ah。「郝師母」雖然猶原微微仔笑招待人，毋過彼kan-tann是一種「笑」nā-tiānn。目頭的皺痕，佇伊無笑的時陣顛倒閣較明顯。

阿文彼工不只liòng開「郝師母」tsông出去，嘛間接hiú掉阿姊這個好朋友。阿文最後猶是有轉來，毋過已經毋是進前的阿文ah。

「郝老師」彼工下晡提早下課，「sah！」一下仔囡仔攏走了了。阿姊咧牽腳踏車的時陣，目睷尾看到「郝師母」一个人孤單咧吼。彼時陣空氣中充滿烏暗的圖像一直留佇阿姊的頭殼內，有時無注意的時陣，定定浮出腦海，留落認同錯亂的阿姊。

伊咧想，這敢嘛是另外一个「無寫實」世間的例？

【Suah】

創 作 理 念

「現實」的社會中，am-khàm著「非寫實」的現象。

Ui過去「被殖民」的經驗內底來看，「母語」佇外來政權統治之下hông犧牲，hông壓逼，就好親像過去台灣的普羅大眾，為著追求生存的利便，不得已愛學會曉兩種語言，兩種生存之道。

毋過台灣tsit-má猶原存在一種「非寫實」的現象，使用「國語」當作繼續生活的工具。所以，阿母的語言tāuh-tāuh仔消失，kan-tann會使bih佇角仔邊喝出稀微的聲。

保存母語上好的方式就是uì教育落手，uì囡仔開始，uì社會大眾創作母語文學開始，按呢台灣母語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，這需要大家共同來拍拚。

陳怡君

國立成功大學專任助理

蘇頌淇

國立成功大學兼任助理

